



## 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9 April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二十七届会议

理事会届会，第二期会议

2022年7月18日至29日，金斯敦

议程项目6

选举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成员

### 2022年4月6日俄罗斯常驻国际海底局代表的信

俄罗斯联邦谨请秘书处将协调员弗拉季斯拉夫·库尔巴茨基关于制定国际海底管理局法律和技术委员会选举机制的报告(见附件)列为管理局理事会的文件。

不得利用本信将该报告归于俄罗斯代表团，或以其他方式将其与俄罗斯代表团相联系。

大使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签名)



## 2022 年 4 月 6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我发言的主题将是非正式工作组的工作成果。如你们所知，我应理事会的要求，以个人身份担任了协调员，并为解决所遇到的困难作出了很大努力。这些困难不是突然出现的。国际海底管理局遇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的扩大和成员选举问题，原因是少数国家没有能力遵守自己的协议，将委员会成员数目限制在 15 个。

我的工作总结如下。我起草了四项决定草案。前三项已根据《公约》的规定和理事会决定的内容进行了讨论。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某个区域集团有系统地阻止了提议的方案。尽管如此，我在讨论中还是设法确定了各国对以下概念问题的处理办法：

- 公平地域分配的作用和实质
- 特殊利益的性质
- 公平地域分配与特殊利益的关系
- 委员会成员适当能力的重要性
- 有必要根据委员会本身的报告，确保核心专业的代表性

我们考虑了按照地域和资格将委员会成员分为两类，为其甄选设立单独分组的可能性。但是，这一想法没有得到太多支持。

对提议的所有方面都表达了不同的立场。还提出了有待列入的具体措辞。每个新的草案都考虑到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情况。

因此，绝大多数与会者对作为“要求”纳入草案的优先标准达成了共识，包括能力和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在这方面，大多数国家坚持(某种形式的)量化指标，但也有一些“特殊利益”。

一些评论意见还提到需要确保不同专业的代表性。由于这一点在理事会的决定中有所提及，因此也应加以考虑。

前两稿的讨论因为疫情期间无法面对面而变得复杂。理事会 2021 年 3 月 31 日 [ISBA/26/C/30](#) 号决定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在非正式视频协商和书面意见交流之后，各方立场基本趋于一致。

2021 年 12 月，工作组举行了长期以来的首次会议。许多代表团以面对面的形式参加。一些代表团则远程参与。

会议期间提出了第三稿，并得到了最广泛和最明确的支持。

每位成员都有机会发言。总体而言，各区域集团代表的做法有一些共同点。因此，五个区域集团中有四个表示愿意就这一稿开展工作，以期在本届会议期间达成共识。

一个集团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备选稿作为基础。最后，这两稿都得到了审议(协调员的第三稿和新提备选稿)。对于后者的实质内容，与会者表达了许多不同意见，与先前的讨论情况一致。

工作组会议商定了以下处理办法。作为协调员，我的任务是做最新一轮分析，并提出各项规则的第四稿供进一步讨论。这一步我已完成。但是，由于时间已经不多，我建议将获得最多代表团支持的草案作为基础。

这一草案规定，委员会商定由 30 名成员组成，名额分配如下：非洲集团七席；亚太集团七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六席；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六席；东欧集团四个席位。每个集团将在各自名额内挑选专家，以期平衡委员会工作所需所有专长的代表性。

我还想就未来工作的可能方式发表意见。在关于选举机制的讨论开始时，我曾建议缩小讨论范围(区域集团一名或多名代表)，以便利谈判进程，但这一想法遭到秘书处以及所有区域集团的反对。根据我的经验，这一进程必须包容和透明；否则，就可能会像某个集团多次所做的那样，一种看似协调一致的做法将全面受阻。

工作组最近于 2021 年 12 月举行的会议证实，一些国家打算在本届会议上再次讨论，以便根据理事会的决定达成共识。

回顾整个历程，我要特别感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非洲集团和亚太集团的建设性工作和寻求妥协的真诚愿望。

鉴于某些代表团打算“撤销”我的协调员资格，我谨提醒注意以下情况。

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们大家都在这里浪费了时间。与理事会在 2021 年 12 月届会上商定的办法相反，在本届会议的一个半星期里，管理局主席团没有制定选举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成员的机制，而是仅仅以协调员是俄罗斯人为由，试图除掉协调员。

我想问一下，是什么阻碍了你们至少在一个对所有人都很重要的实际问题上同时作出努力？个别国家企图将反俄罗斯观点政治化，并将其带入一个专门的国际组织，其程度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在座的所有代表团几乎花了整整一届会议和各自的预算。工作组内部取得的进展是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在这方面，我愿意向今后继续探讨这个问题的人提供所有可用的材料。

弗拉季斯拉夫·库尔巴茨基